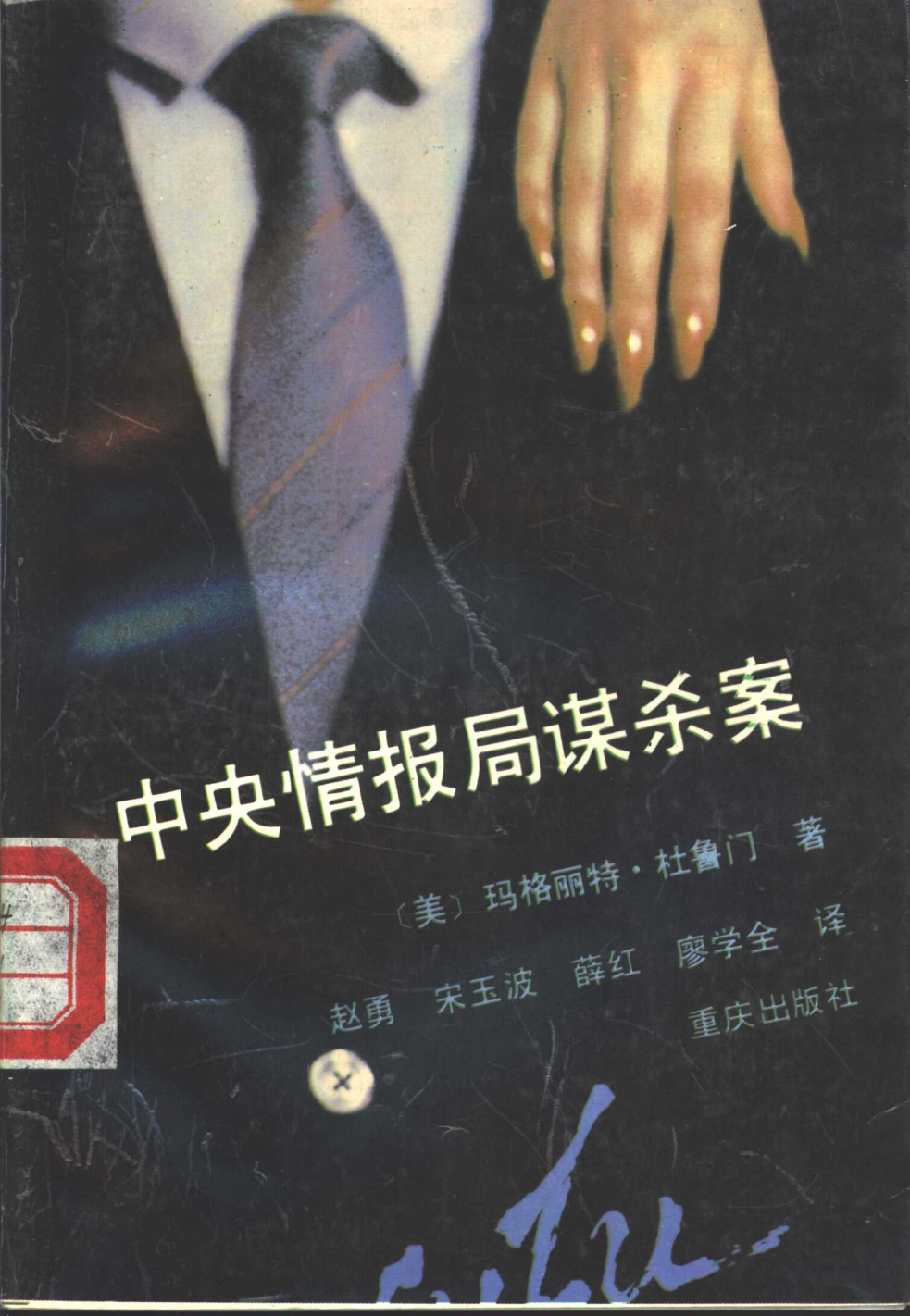




中央情报局谋杀案

(美) 玛格丽特·杜鲁门 著

赵勇 宋玉波 薛红 廖学全 译

重庆出版社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中央情报局谋杀案

〔美〕玛格丽特·杜鲁门 著

赵 勇 薛 红 宋玉波 廖学全 译

赵 勇 校

重庆出版社

MARGARET TRUMAN
MURDER IN THE CIA

据美国 Ballantine 图书公司 1987 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 刘世龙
封面设计 彭 广
技术设计 刘黎东

[美]玛格丽特·杜鲁门 著 赵勇 等译
中央情报局谋杀案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印制一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1.5 插页 5 字数228千
1991年3月第一版 1991年3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7,000

ISBN 7-5366-1014-9/I·193

定价：4.25元

内 容 提 要

名为文学代理商、实为中央情报局信使的漂亮女郎巴丽叶·梅娅猝死于伦敦机场。她的至交科丽特·卡西尔(也是中央情报局间谍)奉命着手调查此案。谁料风波迭起,巴丽叶生前的副手又遭暗杀。科丽特将注意焦点集中于巴丽叶的情人埃里克·爱德华兹,他是中央情报局安插在英属维尔京群岛的耳目。他男子气魅力的诱惑使科丽特顿入爱河……而一次蓄谋的爆炸则使他俩险些命丧海底。上峰认定埃里克为双料间谍,传令科丽特干掉他。但科丽特不信,正如她不信说巴丽叶死于心脏病一样。她惶惑犹豫,痛苦自省,醒悟到谍报生涯之黑暗寒栗……然而她最终在亲吻声中把枪口对准了埃里克……

小说作者玛格丽特·杜鲁门是美国当代著名的畅销书作家。此书是她继《白宫血案》、《联邦调查局谋杀案》等之后的又一力作,视野广阔,悬念丛置,文笔流畅,无情地揭露了鲜为人知的中央情报局内幕,被誉为她的“最佳小说”。

英属维尔京群岛，1985年11月。

她芳名贝尔娜黛蒂，年方十八，高挑个儿，皮肤光洁丰润，是地道的海岛型。正如当地人所说的那样，深黑而光滑，肤质有如天鹅绒一般柔软可人。黑发披肩，恰似泼墨。丰满圆滑的躯体配上西印度群岛黑人常穿的针织紧身衣，活脱脱一个“曼特万纳”——这是个岛上居民形容骚女人的字眼。

海船是从维尔京果尔达的安格拉港驶向莫斯克托岛的德累克港湾的。自从早班船开出以来，他们就一直在挑逗取笑她。她开始把眼睛盯在一位来自维尔京果尔达的不起眼的年轻小伙子身上。这使他们更无顾忌而文雅地戏弄她。她口头上虽抱怨个没完，心里却在暗自高兴。她为自己新结识了男友而喜形于色，也为别的姑娘在妒忌她而得意洋洋。“萌(明)天又来取笑我巴(吧)，萌(明)天”，她脸上挂着轻浮的笑，以挑逗的口气说。你们明天爱怎么戏耍就怎么戏耍吧，明天是我的好日子。

他们一共有15人，男女招待、看守栏杆的、做饭的、侍

弄客房的、还有花匠。他们多住在维尔京果尔达，是用汽艇送去的。德累克海湾是莫斯科托岛(Mosquito是蚊子的意思；该岛是根据哥伦比亚的一个部落而不是蚊子命名的)唯一的游乐场，而且，那里也只有一间工作室，已经被两位工程师占住了。

贝尔娜黛蒂是经理助理。她的英语棒极了，算术也很不错。她父亲是个天生的渔民，每天不等天亮就出门，跋涉到“鬼哭窝”，去那周围的浅滩捕捞当地的鱼，岛民给这种鱼起了个动听的名字——“夫人鱼”。她爹娘的日子过得很艰难。她是他们的独生女；他们希望她不再像他们那样以打鱼为生。

她把脸转向风中，回想着头天晚上和她的新欢在一起的情景。浪花从湛蓝的海水中溅起，拍打在她的脸上。现在生活可好了。就在上星期她还很沮丧，不知道自己是否非得在这几度过余生不可，虽然这地方风景要多美有多美。现在，有了他在这里，她对生活又充满了信心。

游乐场被一位加拿大商人包了。据他的助手说，是要在这儿举行为期两天的高级专家讨论会。这位加拿大商人三个月前也是干这个行道的。这地方的制高点是那两座豪华的别墅。在那里可以把酸橙湾一览无余。较低级的经管人员占去了10间用高柱支撑的有白护墙板的房子。这些房子面海而建，前面就是果尔达海湾。他们都在那有茅草房顶的露天餐厅就餐。厨师给他们上的是蜗牛肉馅大饼，海豚肉烤香蕉，用香料、药草和白葡萄酒烧的西印度群岛红酯及按医学配方制

作的巧克力奶油冻。

贝尔娜黛蒂记得那个加拿大人上次来时定下的规矩，除了他的人外，禁止任何人进入别墅，游乐场工作人员只有经过特许方可进入。别墅的清扫要在房客早餐时进行，侍女打扫别墅，或服务员送食品和威士忌时，那几个住小间的年纪较轻的男士务必在场。

在这个加拿大人首访莫斯科托岛期间，保密是自不待言的。但是，面罩一旦揭开，还是不可避免的有充满人情味的时候。如有一天，在海滩上，贝尔娜黛蒂就看到一位较年轻的男子坐在色彩鲜明的条纹帆布椅上擦手枪。当他发现她在看他时，便将枪装回枪套，很快钻进了他的房间。

此后，贝尔娜黛蒂的朋友发现这些人中有的在腋窝下的枪套里装有左轮，虽然把枪藏在腋下会使人不舒服。“买卖人”，厨师对她说道，“我看，真是要命的买卖。”

加拿大人和他的三个高级同事在别墅开会时，那几个年纪轻的总是身着套装坐在周围的平台上，虽一言不发，却眼观四路。他们看起来够快活的，却只是自得其乐。其中有一位稍稍放得开一点，贝尔娜黛蒂曾与他友好地攀谈了几句。他相貌堂堂，笑容可掬。贝尔娜黛蒂估计他负责通信联络，因为他频频用步话机同停在离海岸不远的两艘汽艇上的人讲话。四个年长的，有三个上了汽艇，水上飞机送去了第四位。

负责通信联络的似乎很喜欢同贝尔娜黛蒂交谈；她也不加掩饰地同他调情。有一次，她问他，一次业务会议，为什

么把气氛搞得那么神秘。她问他时用手挽着他的胳膊，轻轻地吃吃傻笑。“我们要开发一种新产品，我们的竞争对手很想了解更多的情况，如此而已，不过是采取点防范措施。”他轻声回答时也是一脸的笑。

贝尔娜黛蒂没有问及枪支的事，因为这与她的业务无关。但是，她和其他工作人员将其作为闲聊的话题猜来猜去，最后得到的结论是：那些北方来的大亨们没有必要把他们自己及其所作所为看得那么重要。“愚蠢的家伙”，他们说道。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样“愚蠢的家伙”舍得出小费。凡是德累克港湾的人，都希望他们再来。

就在这天，一艘单独航行的汽船载着这帮人的三个头领在两点过几分时来了。一个半小时后，一架水上飞机慢慢地降落在狭长的船坞上。

贝尔娜黛蒂向从汽船上下来的人打招呼。他们当中没有那位英俊的联络员，她颇觉失望。

现在，她等着水上飞机里的三位乘客走上船坞，透过窗户她看见了他的脸。他最后从飞机里出来；她也最热情地欢迎他。但他只是点了点头，便同另外两个年长的一起钻进了带发动机的两轮便车。当地司机把车开出船坞，沿着海边狭窄的道路而行。贝尔娜黛蒂眼睁睁地看着那车消失在一座山丘的弯道里。他为什么会这样冷淡无礼呢？真是出乎她的意料之外。“怪人”，她自言自语道，心里却乐滋滋的，因为她的新相好又回来了。

汽艇和水上飞机的到来，被附近游船上的人看在眼里，

但跟往常一样，并未引起注意。英属维尔京群岛的汽船多的是，就像纽约市街上的黄色出租车一样司空见惯。不过，有个男人在他的46英尺长的“摩根”号船上用望远镜把水上飞机和汽艇的来来去去都看了个一清二楚。这天他一大早就停泊在离海岸一英里处，并在船上做的早饭。他中午吃的三明治，喝了一瓶朗姆甜酒，另外还刚煮了杯咖啡。他身边的一个记事簿上写满了记录。他下穿斜纹布工装裤，脚蹬棕色甲板鞋，上身的T恤衫上印着“爱德华兹游船出租”的字样，头上戴的是白色帆布帽，帽檐宽大松软，上边缀着蓝、红、黄相间的布片：“英国海军：朴赛的朗姆”。

他向上看了看，检测了一下风力风向。驶回托尔多拉的基地时速度会很慢。还没有开船的迹象。他想多呆一会，可又断定不会有什么新的收获，于是拖上了锚，最后望了一眼莫斯克托岛，然后把船往回开去。在回去的航线上，他要经过一个小岛，那上面有一栋三层楼的水泥房子，四周围着高高的铁栏杆。房子的结构虽然单调，却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海滩上，跑着两条德国种短毛猎犬。一架水上飞机和两只大汽艇由小而大，十万火急地朝一个隐秘船坞驶去。

“摩根”号上的男子，他的名字就印在他穿的T恤衫上，随着他的船缓缓溜过小岛，他不时面带微笑。他把朗姆酒倒进咖啡杯里，举杯向着海岛，嘴里呼道：“为你的健康干杯！”他放下杯子时，禁不住笑出声来，然后又将右手的中指伸直指向小岛。

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1986年10月。

巴丽叶·梅娅的办事处在乔治城威斯康星路。“佐尔坦的新著有什么进展？”她一走进办公室就问。

她的助手大卫·胡布勒的办公室桌上堆着高高的手稿。他抬眼望着她说：“别着急，巴丽叶，我们会在这星期签约。”

“但愿如此，”梅娅道，“你该想到我们在为100万而谈判，他们如何用脚签文件，一帮下流的花花公子。他们以为他们是出钱让罗纳德·里根^①讲解怎样在70岁以后保持性欲旺盛。”

她钻进她的里间办公室，将手提箱扔在一张小睡椅里，然后打开窗帘。外边天色灰暗，预示着将有一场风暴。也许，一场雷阵雨能够一改连日来闷热潮湿的气候，不过这和她没有什么关系。她就要上路去伦敦和布达佩斯了。伦敦总是凉爽宜人的，或者说大抵如此。布达佩斯气候炎热，不过，政府最近也引进了空调，并加以推广。只要有点毛毛雨，她就可以呆在希尔顿饭店足不出户。

她坐在写字台后，一双纤细苗条的长腿交叉放着，姿态

① 美国前总统。——译者注

诱人。她身着合体的旅游服饰：蓝灰色的下装看不出一点褶皱，舒展挺括，富有弹性；两只勃艮第鞋甚为显眼；炎红色的风雨衣从上到下扣着，罩住了她的全身。胡布勒从门口伸进头来，问她要不要咖啡。她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才华出众，做事有条有理，而且还在于他乐意为主人侍候咖啡。“劳驾”，她说。分把钟以后，他又站到了她面前，手里端着一只热气腾腾的蓝色陶瓷大盅。

她坐进皮椅，转动了一下，眼睛扫视着书架。书架高齐天花板，构成了屋子的一方。中间一格有好些本书，是由她称为文学间谍的作家写的。眼下有20位这样的作家；这个名单随着他们的资金的多寡而拉长或缩短。但她掌握着大约15名核心成员，其中包括佐尔坦·雷提，他是匈牙利小说家，最近发迹，赢得了国际声誉，他的书极为畅销。这在不小的程度上要归功于梅娅对他的信任和她为他的新作《丰碑》所付出的额外努力。《丰碑》是一部跨越时代的小说，据《纽约时报》的评论，它“触及了匈牙利人（其实是全人类）的精神的最深沉的侧面”。

雷提和梅娅选择了有利的时机。苏联最近放松了对匈牙利作家、艺术家的限制（包括旅游在内）。雷提的手稿在通过匈牙利有关部门的审查时，相对说来没有受到什么损失。他的小说《丰碑》被世界各地的出版商抢购，被放在畅销书架上好几个星期。这使巴丽叶·梅娅心满意足，因为她曾全身心扑在这本书上。现在最大的困难是怎样处理雷提因该书的成功而赚来的一大笔钞票。这个问题还有待解决，梅娅去

布达佩斯的原因之一就是为此事与雷提和一位匈牙利主席团委员交换意见。据雷提的意思，这位主席团委员“可能被说服”放宽某些法律限制。

巴丽叶想到“可能被说服”意味着什么时，忍不住笑了。这可以转化为贿赂，简明扼要，把钱放在匈牙利官员的桌子就成了。这是纽约市风行的做法。

上次去布达佩斯时，巴丽叶已被介绍给了那位主席团委员，这会她要再次同他会面。在上次谈话中，他始终保持着坚定、廉洁的形象。他提到雷提“作为一个匈牙利人民的作家，写作的动机不是追求商业上的成功。”巴丽叶对此的答复是，“如果情况是这样，先生，我们可以把他的数百万美元存在我们的户头上，直到政策有了调整为止。”

“我们对外汇进入匈牙利有限制。”那位委员说。

“很遗憾，”梅娅说，“我们在讨论数百万美元。这对你们的经济——对任何经济都会有好处”。

“是的，你言之有理，梅娅小姐。也许……”

“也许我们可以改日讨论这个问题。”她起身欲走。

“我或许能设法就这个问题提出一种特别解决办法。”

巴丽叶笑了。他自己想要什么？匈牙利花去一大笔硬通货，新近在布达山上建了一些公寓大楼；他是想在那里拥有一套房子呢？还是想在几个月内拥有一辆新汽车（这在匈牙利通常要等4年）？或者是在瑞士银行立个户头？

“你打算何时回布达佩斯？”他问。

“什么时候都行……只要你提出了你的‘特别解决办

法。”

那次会见发生在一个月前。那个委员告诉雷提，他已“为雷提的钱进入布达佩斯铺平了道路。”他还补充说，“不过，当然啰，雷提先生，必须考虑到我为你花费的时间和所作的努力，更不用说我为此事所担的风险了。”

“当然，”雷提回道。

“当然。”梅娅听了雷提转达的那位官员的信息时说。

“当然。”在华盛顿，梅娅在她的办公室里呷着热咖啡，一边浏览着书架上其他外国作家的书，一边自言自语着。真可笑，她想，生活中的事情总会按照自身的自然过程演进。她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会成为专门研究外国作家的文学代理商，如今却成了事实。一个又一个，很快她就成了名声大噪的文学代理商。是她使人觉察到了这类艺术家的价值。她对自己在出版界和华盛顿的地位踌躇满志，她已成了各种晚会邀请的热门人物，连外国使馆也要请她。她还有广泛的游历，这虽不免使人劳累，却也很够刺激。这些天来，她看上去像是挣脱了箱笼的羁绊，生活得无拘无束。生活在箱笼里会使人压抑、厌烦。她母亲就是这样，既为难得见到自己的独生女儿懊丧，又不肯想方设法结束这种状况。

巴丽叶的母亲住在罗斯林的一栋居民房里，在巴丽叶看来是够远的。头天晚上，梅娅吃住在她妈妈那里，因为她这天上午要出远门。她们在来利昂多愉快地共进晚餐，然后坐在她母亲的房间里闲聊到差不多凌晨两点钟。巴丽叶累了，但一登上泛美航空公司从纽约到伦敦的飞机就会好的——她

可钻进一等舱睡上一觉。她从写字台里抽出一摞芳香的粉红色记录纸，用粗壮的字体挥笔写道：

“我知道，由于你最近的思想状况，我无须费力给你写什么，个中情感，是无法在此表达的。然而，我总想再作一次尝试，并甘愿自己担当风险。你又一次伤害了我，在此，我也要给你更多的回敬。你之所以能够伤害我，唯一的原因是我爱你。我也疑心你伤害我是因为你爱我。人啊，男人和女人，多么叫人捉摸不透！有什么好说呢？我就要走了，我想说，等我回来后，我们得私下约定个时间，出去几天好好谈谈。此时可能言不达意。伦敦和布达佩斯在召唤。祝好。别忘了想念我，该死的。”

胡布勒又进来问道：“一切都准备好了吗？”

“我想是的，”梅娅一边说一边将写下的东西装进一个信封里，封好并写上地址，然后塞进她的手提包里。“谢谢你。”

“你要离开一星期？”

“日程很紧，我在伦敦将住卡多根花园旅馆11号，在布达佩斯住希尔顿饭店。”

胡布勒笑道：“除此而外，还有什么情况？”

梅娅笑着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蓝眼睛眨巴了一下以抗拒睡意。“车来了吗？”

“来了。”梅娅的办事处和巴特勒共有一辆利毛森大型高级轿车，楼下还有一帮人等着。“巴丽叶，我还有个问题。”

“请讲。”

“你这次冒险去布达佩斯会见政府大人物，有点拿不实在吧？”

“有一点，不过佐尔坦说过，‘不用害怕’。”他俩都笑出声来。“他已经和你谈得太多了，大卫。”

“可能吧，瞧，我看得出来，你明白你在干什么；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行贿恐怕不是一件最完美的事情。你可以坐着不动，让他们去办。”

梅娅露齿一笑，从沙发上提起手提包，走到胡布勒跟前，吻了吻他的脸颊。“你，大卫，亲爱的人儿，你比我母亲还更不放心，是什么使你这样担惊受怕呢？别担心我，大卫。你需要我时就给我挂电话。我会给你通报几次情况。对了，卡罗尔在哪里？”卡罗尔·盖芬是办事处的两秘书之一。另一位叫马西亚·圣约翰，在休假。梅娅手下仅有的另两个人出差去了，一个在好莱坞为把雷提的小说拍成电影进行交涉，一个到纽约开会去了。

“一定又是在花花公子俱乐部玩得正带劲，”胡布勒说。卡罗尔·盖芬的拿手迪斯科有时要等到早晨6点才结束。

梅娅摇了摇头，“你告诉卡罗尔，她必须在干活和跳舞之间做出选择。上午再迟到，她就可以整天跳舞去了，不过得她自己而不是我为她掏钱。来，帮个忙。”

胡布勒提着她的公文包和她丢在接待室的手提包走到等

着的大轿车跟前。“一周后见，”她说着爬进了大轿车后座。司机关上门，开启发动机，向国家机场开去，那里有到纽约的短程航班。她透过有色玻璃向窗外望去，看见胡布勒站在路边右面人行道上，半举着手向她告别。在很多方面梅娅都喜欢他，其中一点是他的脾气。他总是乐哈哈的，他的笑声丰富多彩，很有感染力。然而，这几天他却显得心神不安。他站着，看到远去的轿车，他的脸色也随之更加灰暗。这使她难过了一阵子，但一想到未来几天的事，依依别情很快就消失了。她把腿伸直放在身子前面，闭上眼，自言自语道：“我们又出发了。”

她的手提包通过了去伦敦的检查；她随便上了一辆由拉加提亚进城的出租车。进城后她在2号街和30号街的汇合处下车，步行到30号街的东河，到了一座褐色沙石建筑前，一块金属牌上白底黑字印着一串医生的名字。“杰森·多尔克——精神病学家”。她走下台阶按了一下门铃。一个女人的声音通过内部通信联络系统问道：“谁呀？”

“巴丽叶·梅娅。”

语音器发出了声响，巴丽叶推开门，走进了一间铺有地毯的小接待室，关上身后的门。除了后面办公室出来一位年青女人向她说“早上好”外，再无别人。

“早上好！”梅娅说道。

“他不在这儿，你知道，”护士说。

“我知道，他在伦敦开会。他曾告诉我……”

“我明白，是在这儿。”护士脸上痕迹斑斑，像凿过似

的；她的皮肤粗糙，尚残留着儿时的粉刺疤痕。她走到一张写字台后，取出一只黑色公文包，是检察官装文件用的那种。包外边包了两层，上了一把小锁。

“她说过，关于这个，已经告诉了你，”护士说。

“不错，谢谢你。”

护士一笑起来，脸的下部便有坎坷不平的“沼泽地”。

“再见，”她说。

“是的，你会的。”

梅姬带着这个新的公文包和她原有的手提包，一手拎一个离去了。她检查了一下胡布勒从华盛顿给她在广场上订的房间，叫人送来午饭，然后仔细阅读从手提包里取出的报纸，直到3时正。她把闹钟定在5点，脱光衣裳睡了个午觉。到了5点，她起床洗了个淋浴，穿好衣服，乘出租车到肯尼迪机场，去检票口检过票，在上泛美航空公司7点到伦敦的747航班之前，要了一杯马提尼，一边品着，一边翻着杂志。

“我可以帮你提包吗？”一位机上服务员指着她那两只包问。

“不用，谢谢，请忙你的去吧，”巴丽叶很有礼貌地说。

她敏捷地将两个包放在她前面的座位下，然后坐下来，作好飞行的准备。飞机准时起飞了，她又要了杯马提尼，吃了些鱼子酱，烟熏大马哈鱼和切好了放在座位上的煮得很嫩的牛肉，她还吃了些鸟饭树黑果酱奶酪饼，喝足了法国白兰地。电影在继续，她却未曾留意。她蹬上机上服务员为她提